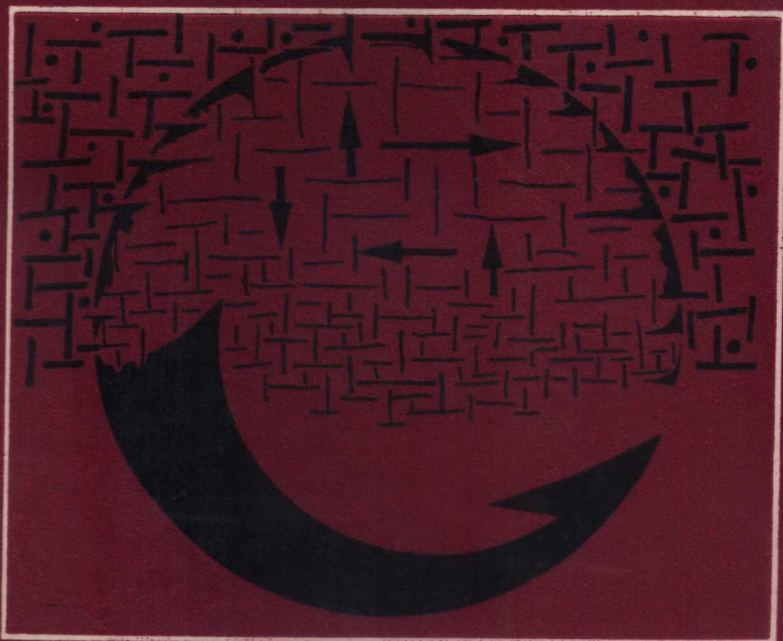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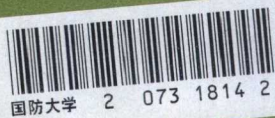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 大众传播媒介 与社会发展

〔美〕 韦尔伯·施拉姆 著  
金燕宁等 译



华夏出版社



5701

# 大众传播媒介 与社会发展

## WENKU.

[美] 韦尔伯·施拉姆 著

金燕宁等 译

华夏出版社

北京·1990年





国防大学·2 073 1814 2

责任编辑：张欣欣  
封面总设计：郭力 钮初  
王大有 李明  
本书封面设计：呼波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by

Wilbur Schramm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ESCO, 1964.

###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

〔美〕 韦尔伯·施拉姆 著

金燕宁 蒋千红 朱剑红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206千字 2插页

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053-577-0/Z·0·63

定价：5.50元

## 作者前言

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大会把新闻自由称之为“基本的自由之一”，把自由和充分的新闻报道称之为“联合国为之作出奉献的一切自由的试金石”。现在，人们已普遍懂得，任何国家在能够得到自由和充分的新闻报道之前，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大众传播。因此，所有国家，不论新旧，不论工业化与否，高度发达或不发达，都关心它们的传播系统的发展。

而传播事业发展的一个方面是新兴国家特别关心的。这就是有效的传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能作出的贡献。所以，自由和充分的新闻报道不仅是一个目标，同时也是实现希望达到的社会变革的手段。没有充分和有效的传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推迟，并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充分和有效的传播，变革的过程就会顺利一些，缩短一些。

本书肯定人们普遍要求自由和充分的新闻报道的愿望。书中涉及的主要是传播发展的一些方面。朱利叶斯·奈尔里尔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向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过程称为“可怕的攀登。”新闻报道如果使用得当，可以起到加速这个过程和使之变得顺利的作用，本书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

韦尔伯·施拉姆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序

这项研究是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为促进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所进行的长期工作的一部分。1958年,联合国大会号召制订一项“具体行动计划”,以帮助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国家逐步创办报刊、广播电台、电影、电视等设备。为制订这个计划和确定所需材料,联合国要求教科文组织进行一次调查。

教科文组织通过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了调查。在这些会议上,大众传播媒介专家、职业性的组织和政府代表们一起,为各地区的发展计划作准备。第一次讨论亚洲问题的会议于1960年在曼谷召开;第二次讨论拉美问题的会议于1961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召开;第三次讨论非洲问题的会议于1962年在巴黎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召开。这三次会议的报告为教科文组织委托的调查提供了材料。

1962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对调查所透露的事实表示担心。这些事实表明,世界人口的70%缺乏合适的新闻设备,因此而不能有效地享有他们的通讯报道权”。决议还说,“报道媒介在教育方面,以及总的说来,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新的传播技术为促进教育过程提供了特别的机会。”因此,联合国请求一些国家的政府在他们的经济计划中,对发展全国性新闻媒介的问题作出适当的规定,并在他们参加的联合国十年发展计划中考虑到这个因素。同时,还敦促公私机构,特别是教科文组织支持这项工作。

1962年底,教科文组织批准进行一项研究。这项为促进大众

传播媒介发展计划的实施而设计的研究，将委托一名专家负责。他将利用1960—1962年召开的三次区域性会议的材料，来考察大众传播媒介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施拉姆博士应允承担这项工作。他是关于大众传播的许多书籍的作者和编者，并在这方面担任过一些国家的政府顾问。他作为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所有这三次会议的参加者，把这些会议的结果进行国际性的比较，是有足够准备的。

在本书中，施拉姆先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家对大众传播媒介在促进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的。因此，他个人文责自负。人们希望，他的研究将增加大家对一个相对说来尚未经过探索的问题的知识，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为了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应用这些知识。

# 目 录

作者前言 .....	( 1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序 .....	( 1 )
导 言 从人的角度看不发达问题 .....	( 1 )
第一章 信息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	( 21 )
第二章 信息在世界上的流动 .....	( 60 )
第三章 大众传播媒介在世界上如何分布 .....	( 95 )
第四章 大众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及辅助作用是什么? .....	( 121 )
第五章 伟大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 .....	( 156 )
第六章 传播研究: 经济社会发展的臂膀 .....	( 187 )
第七章 建设大众传播媒介 .....	( 214 )
第八章 回顾与建议 .....	( 251 )

# 导言 从人的角度看不发达问题

## 两个家庭

### 艾非一家

在非洲中西部，居住着一家人。这个过着俭朴生活的家庭，说明了本书中我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称这个家庭为艾非家庭。他们的真实姓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究竟住在哪里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生活在世界上通常被称为“不发达”的那部分地区的一个家庭。

艾非一家共五口人。母亲和父亲都在35岁上下。他们生了五个孩子，活着的有两个，一个在一岁多时因热病死去，还有两个生下来就死去。活着的两个孩子中，一个是男孩，13岁，一个是女孩，两岁。这个家中的第五个人是艾非的父亲。他是在他们家度晚年的，因为他既老且病，已不能工作。虽然照顾他是一种麻烦，而且他是一个必须养活的非生产的家庭成员，不能对家庭收入和家务有所贡献，但他们待他很好。

关于艾非一家，你可能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共聚一堂的温暖。他们相互之间感受的爱，特别是他们对年老无用的祖父的和善。另一件你可能会注意到的事，是他们的生活情趣，他们怎样仰头捧腹大笑等。这种大笑近来已很少为人们听到，但在非洲像艾非这样的家庭中仍能听到。第三个你可能从艾非家得到的印象是，你看到了聪明、机灵和有天才的人民。尽管他们从



来不谈离家十英里之外发生的任何事情，尽管他们的家庭环境和工作方式是原始的。

你也许会感到，艾非一家不是很有抱负的。看来他们没有奋发向上的那种“升入上层社会的可变性”。当你想到他们的本能时，你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当你更了解他们时，你将知道，他们常常生病。他们患有痢疾、疟疾、钩虫病，经常受到热带寄生虫的袭击。他们有时挨饿，他们会向你隐瞒这一点。但如果你观察他们吃饭，你就会了解，他们每天平均摄取的卡罗里不超过1700—1800，而欧洲人或美国人则为2500—3000。他们经常不吃午餐，而是连续数小时地把果核含在嘴里舐，以此减轻饥饿的感觉。他们很少吃肉，只是偶然吃些从树林中打猎得来的鸡或小动物。他们食用能够得到的木薯根、豆子、花生、大米或水果，并用随便什么可以得到的东西来补充这些主食。这是一种低蛋白质，高碳水化合物伙食；它可以借此抑止饥饿的痛苦，但不能使人精力旺盛，劲头很足和奋力工作。

而且，艾非先生也没有什么选择职业的机会。在他的村里没有一种可使他得到一个职业的工业。他希望成为一名政府工作者，但这对他说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阅读和写字，他和大多数村里的人一样，靠从灌木丛中开出小块耕地来谋生。他用土制工具进行耕作；种一年，闲置三四年，等那地力消耗了的贫瘠的土地恢复它的矿物质含量。第二年，他到另一块土地上耕作，第三年，又换一块地，如此而往。他住的房子和村里其他的房子一样，竹架泥墙茅草顶，还有用圆石子垒起来的炉灶。白蚁啃食房子的木头框架时，房子倒塌，他得重盖他的房子。他想有一个洋铁皮的屋顶，但是，这对于他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他在一年中能动用的现钱只有50美元。而这50美元中，他还得设法购买副食品、衣服、烟草、饮料和医药品。

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艾非是个相当特别的人。即使在他谈论耕作或茅草屋顶这类家务事时，他那清晰的头脑和敏锐的思想也会给你很深的印象。他出人意料地谈论很多过去的事。他没有读过一本历史书，这是当然的，但他对于他的人民的过去很感兴趣。他指出，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他的人民有着一个被隔断了的过去。因此，在殖民地时代以前发生过什么事，生活着什么样的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现在他们已经记不清楚。譬如，他猜想那时的房子和他村子北边山上已变成废墟的房子是一样的。毫无疑问，艾非对事物有着可以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深切和浓厚的兴趣。

虽然他很少见到机器，但他对于机械的东西很感兴趣。一天，他观看一位政府工程师使用抽水机，一看看了几小时，工人们刚走开，他就把机器拆开，看它是怎么动的。工人们看到他拆机器，生气地把他赶跑了。如果他是生活在发达国家中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也许会成为工程师。

他还有领导的才能。他村里的人常去他那儿征求意见和指导，然而，他的领导才能对于他那工作繁重和目标巨大的国家来说是很少用处的，因为关于国家发展的新闻是如此稀少和遥远。国内新闻，发展的政策等对这个村子来说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有些村里人甚至还不很清楚他们的国家是否已经独立。

艾非一家中的其他人也是有天才有能力的人。那位母亲是编制色彩绚丽的筐子和篮子的巧手。她用村子附近生长的藤条编制这些东西。那13岁的男孩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能在听过一首当地的歌曲后准确地重唱出来。可惜他在念完三年级后再也没有念书了。他曾不得不在灌木丛中步行六里才能走到学校。三年级时，他患了寄生虫和疟疾病，病得很厉害，在学校上半天课就得搭拉着脑袋，靠到桌子上。老师不喜欢他这种行为，他同学校的关系

越来越糟，最后终于离开了学校，开始帮助家里干农活。当然，他已学会了阅读一些简单的材料。在他离开学校后，偶尔也问过他的父亲，他们是否应看看报纸。但他们没钱买报，没书可借。由于缺少实践，这孩子的阅读能力渐渐消失了。他还能写他自己的名字，他父亲有时也要他写给尊贵的客人们看。

关于艾非一家，还有好多可谈的。但总起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家庭是一种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你看到他们后，离开时会想，只要他们的伙食好一点，他们就会更有活力；只要有人清楚地向他们劝说为什么应该把水烧开；只要他们能受到教育，以充分使用他们的才能；只要那聪明伶俐的男孩在三年级时不失学；只要艾非一家的人力不被浪费于从事无专门才能、只是为了维持生计的农业，而是受到教育，使他的聪明和好奇心以及他的领导才能能够被妥当地用来为自己及其邻居们谋福利；那么像他那样能干的家庭就能积极参加他家乡的建设来发展他的国家！

这些就是在你遇到艾非一家后所产生的一些思想。现在，让我们挪到数千里之外，再看看另一个家庭。

### 巴尼一家

巴尼不是他们的真名字。但这样称呼他们比较方便。他们住在亚洲南部一个很古老的国家里。那里的人对他们的过去比艾非家记得更清楚。因此，巴尼家的生活继承了丰富的宗教、哲学、诗歌和艺术的遗产。许多过去的纪念碑仍然以原有的辉煌竖立在那里，供众人观赏。但是，在经济方面，巴尼的国家几乎和艾非的国家一样的不发达。

虽然艾非家和巴尼家的食物是不同的，但就他们能够得到多少吃的东西而言，可能没有多大的不同。巴尼家种大米，这是他们的主食。有时他们只吃大米，有时把大米和豆子或用胡椒等调

调味品制成的热的调味汁放在一起吃。偶尔，他们也有一些家禽或肉食。他们摄取的卡罗里超过2000的日子是很少的。

巴尼家给人的印象比艾非家更加健康和富有生气，他们是很好看的人——矮个子、深肤色、明亮的眼睛，加上宽大和聪颖的面庞。他们可能比艾非家较少得慢性病或虚弱病，但他们国内流行瘟疫病。他们的孩子经常因天花或霍乱而死亡，或在分娩时因并发症而夭折。

艾非家有5口人，巴尼家有14口人，他们的家庭生活看来是不同的。巴尼一家人都住在一起，共住4个单间房子，有一垛小院墙把院子同村里的其他部分隔开。他们实际上是三家人。巴尼家的家长和他的妻子住在院子角落的房间里。像其他房子一样，他们的房子是用泥土盖的，泥土被压实、晒干，在太阳下焙晒成像水泥一样。和所有其他的房间一样，他们只有一间屋，并且几乎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在邻接的两个房间里，居住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及其妻儿。巴尼家的家长有50来岁，在这个国家是年老的了。两个儿子都是机警、聪明的人，他们都靠近40岁了。比他们苗条的黑眼珠的妻子都要稍微大一点。院子里还有一间房子近来因为死了人而空着，留待一个孩子结婚时用。

家中儿子结婚时，他们把妻子带到家里住在院子里。女儿结婚时，她出去住在丈夫家。这种形式的家庭称为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一个人不会感到孤独，几家的孩子在一起玩，大人在一起干活。温和的大水牛和小公牛同人们一起呆在院子里。白天，女人们一起说东道西，傍晚，他们坐在门外，男人们抽烟偶尔也传出歌声。那家长回忆一个关于巴尼家的传说，孩子们出神地听着，在黑暗中，他们的眼睛显得又大又白。他们黎明即起，天黑不久就睡觉，在一年中天热的时候，他们在院子里露天睡觉，人和动物一起睡在晴朗的天空下。

尽管他们财产不多，但他们共同分享他们的财产，一起耕种他们很少的几亩土地。全家要作决定时，他们就去家长那儿。家长经过沉思默想，最后他的话就是全家的决定。虽然有时孩子们会摇摇头表示失望，但在这类事情上是很少发生争论的。那家长是一位善良而粗暴的统治者，他的决定很少受到挑战。如果年轻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们不是顺从，便得离家出走。事实上，巴尼家的两个儿子已经出走。家长曾把两个儿子送到学校去读书。他们带着新的思想，特别是带着找职业、挣工资的思想回家。但在家，他们的思想得不到什么同情。所以有一天，他们到城里找工作，一去不回了。这对那位家长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他从不当众谈起他那两个儿子。

事实上，目前这位家长只是在几年前才取得他在家中的这种显要地位的。因为他自己的父亲非常长寿，在去世之前一直掌管着一家的权力。这位家长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继承他父亲的地位。他看到自己的兄弟们相继死去，看到他的儿子们长大娶媳成亲，看到孙子一辈长大快要结婚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得侍奉他年长的甚至有点怪癖的父亲。随着岁月的消逝，他越来越感到意气消沉。现在，他的大儿子尊敬他，听从他的差唤。

眼下巴尼家的院子里有点紧张起来了，因为变革之风已吹到了这个村庄。譬如说，政府正在派出社团发展工作者，设法增加农业生产。他们同巴尼的儿子谈了这件事，巴尼的儿子回家把这事报告了他们的父亲。

这两个年轻人说：“这些人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耕种，我们的大米收成可以更多些。”

家长问：“为什么我们要生产更多的大米？”

“他们希望我们生产更多的大米，卖掉大米好换钱。”

家长说：“钱是麻烦的东西。”

“用这钱，你可以给母亲买一件新衣。”

“她有一件衣服，她把新衣服放在哪里呢？”

“用这钱，我们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

“家长问，那他们会离开我们而到城里去？”

他的声音很严厉，自从那两兄弟逃跑到城里后，巴尼家没有一个人上过学。那两位年轻人知道，向他们的父亲谈论政府所提倡的变革还不是时候。

你想想，如果那父亲更年轻些的话……或者，家庭制度使年轻人在家中有更多决定权的话……

在这个村子里，变革来得很艰难。那里的老人都是决策者。他们常常作出保守的决定。牢固的种族等级制度限制人们去从事人人都可以追求的各种工作。这种制度对于妇女能干什么工作，能起什么作用都有严格的规定。政府一直在设法打破这些规矩，但这种事很难通过法律来实现，旧的风俗习惯经久不废。全村的制度趋向于因循守旧而反对创新。在村里你会听到，几年前有个巴尼家的邻居由于坚决反对村里传统的耕作方法和不听老人的劝告而经历的遭遇。他似乎因此取得了一点成就，但他失去了朋友，他的朋友们不再同他说话，他们的妻子也不再同他的妻子说话。一天晚上，不知道是出于偶然还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一些公牛闯进了他的田里，不久之后，他又恢复到用老法耕作了。

所以，这个村子有它自己推行它的风俗习惯的办法。然而，你对巴尼家的家长越了解，你就会越清楚地知道，他的反对变革的态度并不是由于他的顽固不化。相反，他是考虑慎重的。他已学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耕种。他知道坏收成意味着饥饿。多少年来，他已学会用一种比较稳妥和安全的方法来耕种。他从他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会耕种，他看到他的邻居和他父亲一样耕种。五十多年的不断摸索使他掌握了耕种的技巧，他相信这些学到的东西。他

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带着关于变革现状的奇特的建议、从远道而来的政府人员。老式的、经过试验的、就近的、他自己做过的总是保险的；遥远的、新的总是不可靠的。现在，他对全家负有全部的责任。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理由不愿冒险行事。

而且，他在村里听到的有些关于变革的建议伤害了他坚定的信念。他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着一种强烈的感情。在他看来，人竟然有意地操纵自然，使自然界为人服务，这是不对的；他对于杀生（指不该杀生——译者）也有同样强烈的信念。这类信念是这个国家里一些最神圣的人物和最伟大的著作所宣扬的。

而且，他还受村里制度的约束。这个村子有它推行自己准则的办法，顺应老的准则要比设法引进新的准则容易得多，而且更使人愉快。

没有社会模式的改变，什么也不会使巴尼一家很容易地得到改变。

老巴尼比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他矮小、瘦削，由于年老加之天热而显得形容枯槁。十五岁时得了一场几乎使他丧命的天花，脸上还留下了麻点。但是在村里，他仍然是享有尊严和惹人注意的人物。他作决定时考虑周到；他对待这个大家庭持重而仁爱。他讲话常用他们人民中流行的诗歌的调子，讲得出人意外的好。他年轻时学过许多诗，记下来了。他还记得许多古老的传说，常常给孩子们讲。他目不识丁，但他决不是无知的。的确，他积累了大量的民间知识、谚语、箴言和普通常识。他没有远离过他的家，他也没有和科学或现代政治打过交道，但他对所看到了的东西——他真正感觉到了的东西——有很深的体会，能够活龙活现地谈论它。他决不是一个迟钝和愚笨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受到限制的人。

我们也许可以把巴尼家称为受限制的人，他们受到保守的领

导、严格的社会制度和村里传统准则的限制；在所能受到的教育和得到信息方面以及被准许创新改革方面受到限制；在他们能够用他们本能的智力和精力帮助国家发展的程度上受到限制。

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需要社会的改造，这从巴尼家可以比艾非家的情况看得更加清楚。而一个社会的改造基本上是一群人的改造——人们将受到教育、获得信息，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将要改变，人的关系、风俗习惯、社会行为将得到重新评价和重新考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农田提高生产力，使部分人力资源能够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去。但是，即使是像巴尼家的一个儿子离开农家到城里去找工作——今后十年内他的成千上万的同胞都会这样做的——那样简单的事，都会引起一系列人的问题，并向社会制度提出了挑战。在每个社会问题中，都存在着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

国家的经济要有发展，必须有社会的改造，为了使社会得到改造，就必须动员人力资源，必须解决难弄的人的问题。

## 富国和穷国

我们从巴尼家和艾非家的情况写起，因为本书所涉及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那些国家里，变革之风正在劲吹。

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一个人均收入为300美元或不到300美元的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发达国家”的全部意思。这类国家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发达



的：它可能在经济上不发达，但在某些个人关系方面（像艾非家那样）或在艺术、哲学方面（像巴尼家那样）是高度发达的。在这样的国家里，并非所有的人在经济上都是不发达的：在巴尼的国家里，有少数富有的地主和很少的几家大工业散落在小块农田和贫苦的人民之中；在艾非的国内，大多数人民不会读书写字，但极少数人从欧洲的一些最古老的大学里获得了高级的学位。所以，如果把巴尼一家和艾非一家看作是“不发达的人”那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他们的确代表着一种没有充分使用的资源。他们能够干些什么是受他们所处社会环境限制的，是受贫穷和缺乏教育等情况限制的。经济和社会一发展，人们的行为就会不同了。

因此，“不发达”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必然到来的社会变革）还没有通过某一点。而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着手用自己的力量来摆脱经济不发达的状态而使自己得到提高，并且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早先历史上通常要用几个世纪来完成的事情。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分成两个集团：人均收入为300美元或不到300美元的国家（即“不发达国家”）的公民为一个集团，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民为另一个集团。假如有可能把这两大集团的人集合在几个大的公开场所，使你可以乘一架喷气式飞机从空中看到他们，那么你将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经济上不发达国家的人数比其他国家的人数要多一倍！

在地球上 $\frac{2}{3}$ 的人居住着的一些国家里，平均五口之家每年的现金、实物或劳务收入不到1500美元。而还有许多国家还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在巴尼和艾非家居住的地方，平均五口之家每人的总收入不到300美元，而这些钱至少有 $\frac{2}{3}$ 必须用于食物，剩下不到100美元用于衣服、住房、医药开支、教育和零用。这收入同在